

# 列宁论党的建设

上 册



019

# 列宁论党的建设

上 册

(内部读物)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编

一九六四年六月

2019

# 列宁论党的建设

中 册

(内部读物)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编

一九六四年六月

# 列宁论党的建设

下 册

(内部读物)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编

一九六四年六月

## 說 明

本书的材料选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譯本第一至三十八卷。为了提供教学和科学研究参考之用，凡是与党的建設各个专题有关的材料，我們尽量选录和汇编起来。其中有語录，也有文摘。有的还是重复摘用的。

由于水平和經驗所限，在材料的选摘及編輯上难免有欠妥之处。这是初稿，希望大家指正，以便我們今后补充和修訂。

党史党建教研室

一九六四年一月

# 总 目 录

## 上 册

一、論新型的无产階級革命政党的特点和布尔什維克 成功的基本条件.....	1
二、論党的性質.....	13
三、論党的世界觀.....	62
四、論革命的理論.....	83
五、論党的綱領.....	126

## 中 册

六、論党的領導作用.....	303
七、論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綫.....	429
八、論領袖、政党、階級、群众之間的相互关系.....	503
九、論党的民主集中制.....	526
十、論党的紀律.....	590
十一、論党的团結和統一.....	602

## 下 册

十二、論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	641
十三、論党内斗争·····	717
十四、論批評和自我批評·····	762
十五、論党员·····	787
十六、論党的干部·····	836
十七、論党的組織形式和組織結構·····	851
十八、論党的政治思想教育·····	875
十九、論党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	925
二十、論党性·····	989
二十一、論国际主义·····	998
二十二、論执政的党必須加强党的建設·····	1013

## 十二、論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

(一)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为了一时的、眼前的利益而牺牲运动的根本利益，迎合資產階級的需要

**馬克思主义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馬克思主义者，日益巧妙地伪造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資產階級接受的东西（无产階級用革命暴力来消灭資產階級）抛弃、抹杀和隱瞞起来**

日益巧妙地伪造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說装扮成馬克思主义，这就是現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經濟学上、策略問題上和一般哲学（認識論和社会学）上表現出来的特征。

摘自《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写于1908年下半年）。見《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9頁。

“修正主义”就它用資產階級观点閹割馬克思主义真理的特殊作用來說，在目前的特点不是举着“起义旗帜”的战斗的修正主义（哪怕是像十年前德国的伯恩施坦，十五年前俄国的司徒卢威或稍后一些时候的普罗柯波維奇所做的那样），而是怯懦的、隱蔽的背叛，往往用些“实际的”、主要是所謂实际的理由来进行辯护。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維奇的“事业”的继承人波特列索夫、馬斯洛夫、列維茨基之流先生，对于造成普遍的渙散“也有一份功劳”，他們支持渙



散，其方法多半是懦弱地、时断时續地試圖抛弃“旧的”馬克思主义，代之以“新的”資產階級学說（尤什凱維奇、波格丹諾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則从另一方面去支持）。

摘自《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則問題》（載于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啓蒙》杂志第1期和第2期）。見《列宁全集》第17卷第377—378頁。

馬克思主义在理論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辯証法就是如此。內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們把为伟大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說成是放弃这种战斗。他們把改善奴隶状况以便反对雇佣奴隶制度說成是奴隶們为了换取几文錢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他們怯懦地宣揚“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度讲和平），背弃階級斗争等等。在充当議會議員的社会党人中間，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僚以及“富有同情心的”知識分子中間，他們有很多信徒。

摘自《馬克思学說的历史命运》（載于1913年3月1日《真理报》第50号）。見《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3頁。

第二国际（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大多数領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这种破产的主要原因是：虽然各国革命无产階級的优秀分子早已指出小資產階級机会主义的資產階級性和危险性，但是小資產階級机会主义在这个国际中实际上仍然占了优势。机会主义者早就促成了第二国际的破产，他們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以資產階級的改良主义頂替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階級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鼓吹階級合

作；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幌子下宣揚資產階級沙文主义，忽視或否认《共产党宣言》早已闡明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即工人沒有祖国；他們只是以溫情庸俗的观点同軍国主义作斗争，不承认各国无产阶级必須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各国的資產階級；把必須利用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和資產階級的合法性变成崇拜这种合法性，忘記了在危机时代必須有秘密的組織形式和鼓动形式。机会主义的国际机关报之一，即早已站到民族自由主义立場上去的德国《社会主义月刊》，現正庆祝其对欧洲社会主义取得的胜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所謂“中派”，事实上已經胆怯地向机会主义者投降了。未来的国际的任务，应当是坚定不移地摆脱社会主义中的这种資產階級思潮。

摘自《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  
(写于1914年8月24日〔9月6日〕以前)。見《列宁全集》第21卷第2頁。

毫無疑問，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維護階級合作，背弃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和革命斗争方法，迎合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忘記民族或祖国历史上暫时的边界，把資產階級的合法性变成偶像，由于害怕自己脱离“广大群众”(应讀作：小資產階級)而放弃階級观点和階級斗争。

摘自《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載于1914年11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見《列宁全集》第21卷第18頁。

考茨基的无耻謊言、胡說八道和庸俗不堪的机会主义向我們提出一个問題：为什么我們对于考茨基从理論上把馬克思主义庸俗化

的行为不作任何斗争呢？

連梅林和蔡特金这样的人也竟然过多地“从品质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很少从理论上同考茨基划清界线，这种情况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据他们说考茨基除了像现在这样写文章反对布尔什维克之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难道这是理由吗？难道可以这样削弱自己的立场吗？要知道，这只能意味着向考茨基缴械！！

这本应写作：

考茨基**根本**不懂得并且纯粹机会主义地歪曲了

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說

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

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学說

馬克思关于议会制的学說

馬克思关于公社的作用和意义的学說等。

摘自《給瓦·瓦·沃罗夫斯基》(1918年9月20日)。見《列宁全集》第35卷第359—360頁。

考茨基把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評，資本主义和資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来消灭资产阶级)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摘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写于1918年10—11月)。見《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4—225頁。

在实际的政治方面，苏維埃作为斗争組織是必需的、但不应该变成国家組織的思想，比在理論方面要荒謬得多。甚至在沒有革命形势的和平时期，工人反資本家的群众斗争，如群众罢工，也要引起双方极大的愤恨，激起不寻常的斗争热情，使得資產階級开口閉口都說它仍要保持而且很想保持它的“家主”的地位等等。而在政治生活沸騰起来的革命时期，像苏維埃这种包括一切工业部門的全体工人以至全体士兵、全体貧苦劳动农民的組織，由于斗争的发展，由于简单的攻守“邏輯”，必然要直截了当地提出問題。想站在中間地位来“調和”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是愚蠢的，是一定要遭到慘敗的。在俄国，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維克的宣传已經遭到失敗，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如果苏維埃稍为广泛地发展起来，能联合与巩固起来，这样的宣传也必然会遭到同样的失敗。对苏維埃說，斗争吧，但不要把全部国家权力拿到自己手里，不要把自己变成国家組織，这就是宣传无产階級同資產階級实行階級合作和“社会和平”。在剧烈的斗争中，这种立場只会遭到可耻的破产，不会有别的什么結果。脚踏两只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运。他装做在理論上完全不同意机会主义者的样子，其实他在一切重大問題（即一切同革命有关的問題）上都是实际同意机会主义者的。

摘自《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写于1918年10—11月）。見《列宁全集》第28卷第244—245頁。

究竟什么是国家呢？

国家无非是一个階級鎮压另一个階級的机器。

总之，被压迫階級，現代社会中一切被剝削的劳动群众的先鋒队，应该去进行“資本同劳动的决战”，但不应该触犯資本用来鎮压劳动的机器！不应该破坏这个机器！不应该用自己的包罗一切的組

## 織來鎮壓剝削者！

考茨基先生，好极了，妙极了！“我們”承认階級斗争，——也如一切自由派承认它那样，只是不要推翻資產階級……

由此可見，考茨基完全背弃了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投降資產階級，因为資產階級什么都答应，就是不让受它压迫的階級的組織变成国家組織。在这里，考茨基已經完全无法挽救他那調和一切、用空話搪塞各种深刻矛盾的立場了。

考茨基不是根本反对国家权力轉到工人階級手中，就是容許工人階級把旧的資產階級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让他們摧毀这个机器，用新的无产階級的国家机器代替它。不論怎样“解釋”和“說明”考茨基的議論，考茨基背弃馬克思主义和投降資產階級的事实，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十分明显的。

摘自《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写于1918年10—11月）。見《列宁全集》第28卷第241—242頁。

**修正主义是牺牲根本的利益，貪图暫时的局部的利益。**

**“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的这句话，最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修正主义的特征是模稜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

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無論在社会主义变革的前夕，还是在民主变革的前夕，都有一种老是把伟大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当作至宝的恶習，他們把这个部分当作整体，使整体从属于这个部分，用部分歪曲了整体，因而墮落为不彻底的、懦弱的改良主义者的奴仆。

摘自《“火星派”策略的最新發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載于1905年10月17日〔4日〕《无产者报》第21号）。見《列宁全集》第9卷第358頁。

机会主义的实质是牺牲无产阶级永久的长远的利益来获得无产阶级表面的一时的利益。

摘自《誰贊成同立宪民主党結成联盟？》（載于1906年6月24日《回声报》第3号）。見《列宁全集》第11卷第40頁。

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就是：迁就一时的情绪，不能反对風行一时的东西，政治上目光短浅，毫无气节。机会主义就是为了党的短暫的、一时的、次要的利益而牺牲党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工业稍微有些发展，商业比較繁荣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稍微活跃一些，机会主义者就大叫大嚷：不要吓住资产阶级，不要迴避资产阶级，抛弃社会革命的“空談”吧！当杜馬一召集，警察立宪的“春風”一吹，机会主义者就把杜馬称为政权，急忙咒罵“有害的”抵制，急忙提出要求支持任命杜馬內閣（即立宪民主党內閣）的口号。当浪潮一退，机会主义者又同样真誠地、莫名其妙地开始“咒罵”立宪民主党人，譴責立宪幻想。

当这种知識分子情绪占統治地位的时候，真正革命阶级应有的不顾一切微小偏差和动摇而准备坚决勇敢地奋不顾身地同敌人决战的任何坚定政策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觉悟的无产阶级应当善于批判地对待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知識分子，应当学会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摘自《事后聪明的俄国激进派！》（載于1906年10月18日《生活通报》杂志第12期）。見《列宁全集》第11卷第222—223頁。

所以不管革命力量是否已經成长，普列汉諾夫的口号無論如何

都不能看作已經“成长”到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認識的程度。这个口号会牺牲民主派和我国整个革命的根本利益——教育群众認識人民为实际的政权而斗争的实际任务，会放弃这种根本利益而迁就那种暫时的、偶然的、枝节的和不明不白的自由主义的口号、任务和利益。

机会主义策略的实质也正是这样：放弃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而迁就自由派不彻底的、不明不白的任务。

摘自《論机会主义的策略》（1907年2月23日〔3月8日〕）。見《列宁全集》第12卷第166頁。

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終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同他們的經濟傾向和政治傾向相輔相成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的这句風行一时的話，要比許多长篇大論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記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記整个資本主义制度、整个資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穎的”問題、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沒有預先觉察到的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綫）都不可避免地总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

摘自《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写于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見《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20頁。

机会主义之所以是机会主义，就因为它为了一时的利益或最眼

前的、最表面的小打算而牺牲运动的**根本利益**。

摘自《两个世界》（载于1910年11月16日〔29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8号）。见《列宁全集》  
第16卷第307页。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

摘自《第二国际的破产》（写于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19页。

机会主义是牺牲根本的利益，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如果要给机会主义下个理论定义，这就是它的中心内容。

摘自《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12月6日）。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01页。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

摘自《进一步，退两步》（写于1904年2—5月）。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399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和西欧的机会主义不同，它有自己的許多特点。俄国机会主义非常明显地反映出党内知識分子集团的观点，或者可以說，反映出这个知識分子集团沒有任何独立的观点，它既沉醉于伯恩斯坦派的时髦字眼，也沉醉于純粹的工人运动的直接結果和形式。这种沉醉使合法馬克思主义者紛紛叛变而投到自由主义方面，使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創造出有名的“策略—过程”的理論，这个理論使我們的机会主义者牢牢地帶上尾巴主义者的綽号。他們一筹莫展地跟在事变的尾巴后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随时压縮革命无产階級活动的范围，降低它对自己的力量的信心，而且这样作时通常都打着无产階級的主动性的旗号。

摘自《两个策略》（載于1905年2月14日〔1日〕  
《前进报》第6号）。見《列宁全集》第8卷第  
125頁。

### **机会主义者用改良主义的言論給资产階級脸上貼金， 使工人运动适应統治階級的利益**

过去，欧美资产階級为了維護私有制的絕對不可侵犯和竞争自由，总是通过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进行公开的直接的原則斗争，而現在却往往主张用所謂社会改良来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現代“先进的”有教养的资产階級的公式。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越发展，资产階級的統治越純粹，政治自由越多，則运用“最新的”资产階級口号的范围就越广，这个口号就是：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繕行将灭亡的制度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階級政权，以分化和削弱工人階級，保持